

我与“熊猫”

熊猫棒垒球队六十年回眸

梁友文 著



二〇〇四年 上海

I251
673

我与“熊猫”

熊猫棒垒球队六十年回眸

梁友文 著

二〇〇四年一月 上海

责任编辑：钦 鸿 丁 弘
封面设计暨插图：刘家仲

我与“熊猫”——熊猫棒垒球队的六十年回眸

作者：梁友文
地址：862-30th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21 U.S.A
Tel:001415-3879988
上海市陕西南路186弄14号二楼
200031, Tel:021-54034041
印刷：江苏省如东彩印一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24.5万
印张：10.5
插页：4张
版次：2004年1月第1版
印次：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准印证号：通新出备04-004号

献给我亲爱的父亲

——梁扶初教练



梁友文于1965年

梁友文，广东省中山人，生于日本横滨，七岁回国。在父亲梁扶初影响下，从小就酷爱棒球运动。早年，熊猫垒球队在上海成立时，即为熊猫垒球队主力成员，并任三垒手。熊猫队击败几乎所有国内劲旅而多次夺冠，出外效力甚巨。一九八四年荣获该年度“最有价值的运动员”（MVP）称号。

解放后，一直是上海市棒球队队员，先后指导徐汇区棒球队、第五十九中学棒球队、上海市棒球队等，均获优异成绩。

一九八一年初移居美国。一九八七年创建旧金山熊猫垒球队，在旧金山华人棒垒球比赛中荣获多项冠军，并四次率队回国参赛，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华人棒垒球运动的开展。二〇〇〇年获旧金山市议会颁发的奖状。

拼命追擊
死纏到底
梁扶初

梁扶初教练提出的战斗口号



梁扶初教练 1927 年于日本

梁友文在演奏(摄于1980年离沪前夕)



梁友文 1957 年摄于沈阳球场



熊猫与小提琴(刘家仲画)



梁友文随父指导海军棒球队
时摄于青岛(1953年)



在熊猫队与西青队之战中梁友文盗入三
垒时留影(1945年)



击败天津队之役中梁友文获本垒打之一击照(1958年)

序一

池 洪 湖

从不敢妄想为某作者的出版物写序言,没有那样的水平,不能胡言乱语,恭维非所愿,评论更何敢。友人梁友文先生的回忆录《我与“熊猫”》,洋洋数万言,原稿纸上工整的蝇头小楷,文情并茂,哲理贯穿其中,令人爱不释手。

一群粤籍孩童及旅日华侨子弟,因对垒球的兴趣与爱好,从课余在里弄练习传接球开始,花两年的时间,即成立了熊猫垒球队。他们朝夕相处,团结友爱,在梁扶初教练系统的艰苦训练下,球技不断提高,至一九四七~四八年的全盛时期,成绩标榜,横扫京沪。回忆录对每一重要战役皆有具体、生动的描述及评论,像我这样不太熟悉棒垒球的读者看了,也觉兴趣盎然,受益匪浅。“熊猫”的成长和提高,除了严格的训练、具有良好的素质外,顽强拼搏,更是取胜的精神所在。梁教练不仅训练有方,且培养了四位公子在棒垒球方面的兴趣,个个生龙活虎,形成“两代精英,一门四杰”的佳话。尤以友文先生更为优秀,他对音乐艺术是那样的热爱,长期担任上海交响乐团的第二小提琴首席,并在大学院校任教,同时对棒球又是那样执着,不弃不舍,孜

孜不倦，曾获得一九四八年上海市个人品术兼优之“最佳球员”奖。令人分辨不出是音乐表现得出色些，抑是棒球打得更出色些。应是两者皆专，不分轩轻，琴与球成为他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生活伴侣。友文先生花了多少时间、汗水，勤学苦练，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在业余的时间训练学生，为推广、普及棒垒球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一九八六年来美后，培养华人子弟不遗余力，在三年义务暑期训练班的基础上，创立了华裔少棒队。我陪小子志伟曾于一九八八年首次随队越洋到北京参加国际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去中国参赛的队伍中，此系唯一的一队华裔子孙，虽成绩不太理想，却令人耳目一新。十余年来，他在海外组建了史无前例的全美华侨子弟棒球联赛，旧金山少棒队获冠军十次有多，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亦回国参加某些大城市的比赛，进行华裔寻根及中美青少年的交流活动。贡献颇大，意义深远。

六十年的回忆录，说明了“熊猫”为上海棒垒球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熊猫”的组成、发展至巅峰期，正值艰苦的抗日战争，当时虽是一枝独秀，可是脱离了人民苦难的历史背景，未能在群众中扎根，只能昙花一现，未能发扬光大，不能不为“熊猫”引以为憾。

二〇〇三年十月于旧金山

（作者系美国旧金山华商总会前会长、现任顾问）

序二

张文毅

棒球赛之所以让世人喜爱，是因为它有一完美对称宽敞的球场，与赛双方都以炽热的战斗意志自认会赢对方，却也要落入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 (PRINCIPAL OF UNCERTAINTY) 的现实。在球棒与球交会或挥棒落空的刹那，都会造成浪式的欢呼或是全然的死寂，端赖那支全垒打是地主队的还是宾队的而定。

那个直径七点四八英寸的球，是由小圆形的塑胶为圆心，被羊毛及四分之一英哩的长棉线紧裹著，然后用马屁股的两片皮以一百零八针的红线穿织而成一个握之有物的完美的球。刚刚参加学习或比赛的小孩，常常把它放在枕头旁，让球伴他进入梦乡。

一九三九年上海的一群粤籍小孩就没这么幸运。他们在观看洋人的棒球赛之后，总也想自我学习——用破手套，橡皮球及木棍练习。在一个巧合的机缘，一位被小孩练球时打到的教授/律师，变成了这一群小孩组成球队的赞助者。该队两年后与本书作者的业余队合并，熊猫队於焉诞生。

《我与“熊猫”》是中国小孩及其后的中国男人，在租界地附近与洋人球队抗衡，从勤练，克服任何可以想像到的困难，到初尝冠军的狂喜滋味，终而多次摘冠，扩展，及将种子移到美国继续薪传，其不灭的火种的感人故事。

故事里，有欢乐，也有眼泪；有高歌，也有沉郁的慢板；有队友的挚情，也有球迷球员的儿女私情。在事项与流程的交替发生中，该队总本着梁扶初先生“拼命追击，死缠到底”的精神，做着精彩的表演，让洋人敬重，让华人观众疯狂。也是由于本着这种精神，熊猫队由一队变成四十九队，由小熊猫队演化到男队、女队、垒球队……，并远征南京、台湾、香港……。

我认识的梁友文教练，他本人也是上海交响乐队的小提琴家。如果将人生比喻为音乐，那么梁老师的生命是二重赋格(DOUBLE FUGUE)(音乐的主题和对题，或前后引进或同时进入，终是结合在一起)。梁友文是运动家，也是音乐家，他热爱棒球，也热爱小提琴(可是在官僚的酱缸文化里，乐团不准他兼有棒球生涯，实一憾事)。在美国加州，他组织的熊猫棒球队队员里，也涵括了他教导的小提琴课里的学员。他耐心地从基本动作教起，到处找场地，求他队比赛，求取经验，加上他的热心，得到人们的支持，有些家长还放下每月的繁忙工作主动帮忙。这样东拼西凑的杂牌军，经过三、四个月的训练，也曾在北京国际少棒邀请赛中打赢了一场。在硬性规定的赛后的球员才能表演赛中，梁教授将队员里的小提琴手抓出来，仓促练习，演出一支二重奏，却得到所有球队才能表演的总冠军，也算是该次国

际儿童棒球赛“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插曲。今天在加州华人运动会,拿到棒球赛锦标的常常是熊猫棒球队。

美国著名捕手提姆·马克卡尔佛曾在球赛胜利之后,对记者说:“史提夫·卡尔顿(他的投手搭档)将来有一天和我走完人生旅途之后,我们要被埋葬在同一墓园,而且我们的墓要距离六十尺六寸。”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投手的脚板到本垒的距离。在《我与“熊猫”》一书里,也有许多处出现了队友之间的情感,较诸兄弟或“亲密战友”的情感有过之而无不及者。

美国廿世纪下半叶的著名神学家,也是存在主义者田立克(有人翻译为蒂里希)(PAUL TILLITH)认为:对于一切事物、思想、观念、行为和工作,如果涵有无条件的深度,无条件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可将生活中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序流时间(CHRONOS)超越换档到适当的时间(KAIROS),而成永恒。这个概念和佛家的“刹那即永恒”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生虽短,但是能没有条件地做些有意义的事,那么谁能说抓了雪泥的飞鸿,其丽影不会永久印记在万民的心中?梁家父子对棒球无条件的奉献,岂只是美丽的生命乐章?

熊猫棒球队将会不断以各种不同的能量在不同的时空显现,成为永续的生命体。

梁扶初不朽!

梁友文万岁!

最后,我倒是要以挑战的口气问问梁教练:

老球员,只是从球场上渐渐隐退?

▶ 我与“熊猫”

还是仍要重领少年风骚？

是为序

二〇〇三年十月七日于旧金山

(作者系旧金山知名人士、旧金山熊猫少棒队首次访问北京之领队)

序三

陈胜铭

认识梁友文先生已有十三年了。第一次是在一九九〇年美国加州旧金山的金山湾区华运会棒垒球比赛中相识。此后,梁先生带领亲自训练的子弟兵——熊猫少棒队及熊猫成人垒球队,连续参加本人十多年来主办过三十多次的棒垒球比赛,比赛场次超过一百六十余场以上。

初识梁先生时,不相信温文儒雅的一介书生,能懂得运动,尤其是专属于美国人所擅长的棒垒球运动。等到熊猫棒垒球队屡屡夺冠之后,才见识到梁先生对棒垒球的造诣与素养。后来并了解梁先生早期在上海熊猫垒球队时,东征西讨,时时以中国人“胜不骄,败不馁”的君子风度,场场“全力以赴”,并充分发挥熊猫队“拼命追击,死缠到底”的战斗精神,每每智取身材高大的外国强队,创造熊猫队辉煌灿烂的光荣纪录。

梁先生在音乐艺术方面的贡献与成就非凡,十多年来在旧金山湾区造就了不少年青华裔音乐人才,在小提琴及钢琴等音乐界有出色的表现。并举办过多场音乐会,提升了华人社区在音乐艺术方面的修养。

我与“熊猫”

在侨居美国旧金山十多年里，梁先生继续发扬熊猫队的理念，身先士卒，带动旧金山湾区华人社区的棒垒球风气。更令人佩服的，是梁先生不但完全义务奉献他宝贵的时间，默默地耕耘，并出钱出力，为栽培下一代海外华裔子弟而努力不懈。

西元二〇〇三年秋于美国加州圣荷西市

（作者系美国海华棒垒球协会会长）